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

А. С. 鲍戈莫洛夫
Ю. К. 梅里维尔 主编
И. С. 纳尔斯基



上海译文出版社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

【苏】A. C. 鲍戈莫洛夫 Ю. К. 梅里维尔
И. С. 纳尔斯基 主编

娄自良 郑开琪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А. С. Богомолова, Ю. К. Мельвиля,

И. С. Нарского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буржуазн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Москва,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78

根据苏联“高等学校”出版社1978年修订版译出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

[苏] А.С.鲍戈莫洛夫 Ю.К.梅里维尔

И. С. 纳尔斯基 主编

姜自良 郑开琪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7 字数 421,000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7,000 册

书号: 2188·16 定价: 3.20 元

译 者 的 话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是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审定的大学哲学系学生和研究生教材。主要作者都长期从事西方哲学的教学和研究，有比较重要的著作。《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是他们多年研究成果的概括和发展。1972年由莫斯科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后根据报刊上的评论和意见作了修订补充，1978年由莫斯科“高等学校”出版社出新版。本书是根据新版翻译的。

本书作者认为，资产阶级哲学在 19 世纪初的三十余年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达到了顶峰。此后随着欧洲北美各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斗争的发展，经过法德等国 1848—1849 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1871 年的巴黎公社和 1917 年的十月革命等几个重要历史阶段，资产阶级哲学每况愈下；唯心主义的古典形式趋于瓦解，反动性普遍加剧。特别是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资产阶级哲学从 O. 施本格勒开始走上了反共道路。在苏联高等学校的哲学教学中，通常把十月革命后的全部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和思潮列为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本书即以这一时期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为对象，虽然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上限可以推到西欧北美各国先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 19 世纪 90 年代。

上述观点可以说是本书对西方各个哲学流派作批判分析的主导思想，而且这一观点在整个苏联哲学界占有支配的地位。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引证一下在苏联哲学界有代表性的《哲学史》中的一段话：“从 19 世纪下半叶、特别是从 19 世纪末起，资产阶级哲学越来越成为反对一般唯物主义、特别是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一股国际性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反动势力。这股反动势力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活跃起来，而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形成之后则更加猖狂；反共主义这时就成了帝国主义主要的政治思想武器。现代唯心主义的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的学派和流派，掩盖不了它们走下坡路和分崩离析的基本趋势。”（《哲学史》第6卷《编者的话》，三联书店1982年版）了解这一基本立场，对于具体研究苏联对西方哲学的批判是必要的，同时，也只有通过具体研究才能反过来对这一基本立场作出适当的分析和评论。

本书《导言》概述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本质和演变。然后转入对各个流派的分析，以影响较大的新实证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为重点，并广泛涉及其他流派，如晚期实用主义、哲学人类学、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哲学、哲学结构主义、宗教哲学等等。鉴于本书对六十年来的西方哲学进行了全面、系统、具体的阐述和批判，反映了苏联的西方哲学教学与研究的特点和现状，可供我国从事哲学教学与研究的同志们参考，对于广大爱好哲学的读者也将是一本有益的读物。

本书《导言》和第一、二、四、五章由娄自良同志译出，第三、六、七、八章由郑开琪同志译出。译文中错误和不当之处，谨希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1984年11月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晚期实用主义	15
1. 约翰·杜威的工具主义。经验概念	15
2. 工具主义的方法	30
3. G. H. 米德的行为主义实用主义	51
第二章 新实证主义	77
1. 新实证主义的产生和根源	77
2. 新实证主义对哲学对象的解释	85
3. 分析与意义问题	94
4. 认识论的基本原则	103
5. 证实问题	110
6. 对真理性的语义学定义的解释	130
7. 逻辑约定论	137
8. 物理主义	148
9. 唯情论与新实证主义社会学	153
10. 新实证主义的危机和罗素观点的演变	161
11. 语言分析哲学	174
第三章 现象学	189
1. 胡塞尔对逻辑学中的心理主义的批判	193
2. 胡塞尔科学学的意图和真正涵义	197
3. 现象学哲学和方法	203
4. 现象学在《逻辑研究》一书以后的发展	229
5. 晚期现象学中现象学意识的形式和对这些形式的分析	232
6. 胡塞尔论欧洲人的危机和科学的危机	239

7. 现象学流派的进一步发展	248
第四章 德国存在主义	254
1. 存在主义的产生、根源和实质	254
2. M.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	263
3. K.雅斯贝尔斯的“存在哲学”	282
第五章 法国存在主义	309
1. G.马塞尔的宗教存在主义	311
2. J.-P.萨特的无神论存在主义	322
3. 法国存在主义的其他变种：卡缪，梅洛-庞蒂和新黑格尔主义者	348
第六章 新托马斯主义	370
1. 新托马斯主义的形成。信仰和理性	371
2. 上帝和世界。对上帝的认识	379
3. 物形论。对自然科学的态度	386
4. 人类学和认识论	392
5. 伦理学说	397
6. 历史哲学。反马克思主义	401
7. 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和新托马斯主义的进一步演变	407
第七章 其他宗教哲学流派	420
1. 泰雅尔·德·夏尔丹的基督教进化论	422
2. 人格主义。法国和美国的变体	437
第八章 20世纪 60—70 年代资产阶级马克思学的哲学渊源	458
1. 哲学人类学	459
2.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哲学或社会“批判理论”	476
3. 哲学结构主义	494
引用书目	517

导 言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几乎和“现代”一样，是有很多含义的概念。广义地说，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是指 19 世纪 90 年代起的全部资产阶级哲学思想。英国和西欧、北美各国是在 19 世纪 90 年代先后进入资本主义演变中的帝国主义阶段的，虽然资产阶级哲学意识的危机在此之前的半个世纪即已开始。狭义地说，是把当代，即 20 世纪最近 25 年的资产阶级哲学称为“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在大学的哲学史教学实践中，通常把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理解为俄国出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及此后出现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以来，经过改造、重新出现和继续演变的全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和思潮。但是，20 世纪的资产阶级哲学尽管以“科学性”和“联系生活”自诩而奢求“现代”的称号，它却是反动的、倒退的，因而就其内容而言乃是非现代的。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才是真正现代的哲学。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震撼了资产阶级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基础。“劳动人民反对剥削、反对社会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斗争在历史上第一次取得了完全的胜利”[3a, 第 3 页]①。我们把 1917 年的十月革命看作资产阶级哲学史上一个持续至今的阶段的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德、意法西斯的溃败导致了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总危机的进一步深化，但是这一过程的肇始却是由于伟大的十月革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史上的这个阶段的特点是西欧各国和

① 括号内的第一个数字表示书末引用书目中的书籍编号。在同时引用几本书的情况下，编号之间以分号隔开。——原编者

美国的哲学本身的危机大为深化。

这一危机的主要特征是反共的主导思想在资产阶级哲学中非常突出。从O.施本格勒开始，资产阶级哲学走上了积极反共的道路，种族主义和仇恨人类的思想在资产阶级哲学中大为流行，并且与宗教神秘主义思想交替出现，彼此交融。这个时期的资产阶级哲学，一方面是思想家之间持续不断的分歧，一方面也引人瞩目地试图团结其各派力量，以便组织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扑。随着新实在论和实用主义的进一步演变以及现象学的提出，并且由于它们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都未能成为独占统治地位的学说，在20世纪20年代便逐渐形成了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三个主要流派：新实证主义、存在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这些流派的头面人物持有反共性质的观点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世界帝国主义的先头部队——德、意法西斯的崩溃而告终。法西斯的崩溃、苏联人民在这次战争中的胜利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使哲学反共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帝国主义者所发动的“冷战”的条件下，在冷战破产以及具有不同乃至直接对立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国家不得不长期和平共处的现实条件下，世界两大体系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更加深刻，也更加激烈了。部分哲学和社会学的空谈家进行了关于理论思维“非意识形态化”的蛊惑宣传，而首先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非意识形态化”，他们的言论贯穿着一种希望，即妄图使意识形态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上趋同和融合。与此同时，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中的很多人还以更直接的方式参与反共宣传。这里，我们要指出哲学理论领域内的某些反共宣传路线。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活动的共同趋向是固执地对人、对人的潜力和人的未来缺乏信心。早在19世纪的最后三十余年，传播不可知论和否定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是这种缺乏信心的表现。20世纪的所有资产阶级哲学家都疯狂地反对反映论，而针锋相对地提

出存在和意识同一的种种学说，实证主义者也未能例外。现在哲学“虚无主义”开始风靡西方，它否定认识和活动的任何价值，而从新实证主义、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获得其似是而非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者们居然宣称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不仅是“形而上学”，而且是关于价值的“神话”，是“伪宗教”。

但是，思维的神话化恰恰成了现代资产阶级非理性主义思潮所固有的特点：思维中的论证性被取消了，明白而准确的概念被代之以模棱暧昧而难以下确切定义的、多义的甚至荒谬的观念；这样的观念，虽然庸人的意识能够非批判地加以接受，却由于荒诞无稽而为其杜撰者本人所难以置信。在古希腊哲学的形成过程中，古代宗教神话起了形象性类比的作用，后来降低到艺术装饰和象征手段的地步；而近代的很多非理性主义者从尼采开始，则把哲学理论本身解释为半自觉的神话创作，即解释为制造形形色色的自我欺骗，认为人没有自我欺骗便无法生活。尼采宣称，世界是“变化无常的谎言”，而真理则是合用的谎言。早在 19 世纪中叶，弗罗沙梅尔就以“幻想”代替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而“幻想”的发展只是产生虚构。30—40 年代的纳粹主义伪哲学家们散布全体德国人都已成为“工人”的神话。这种神话成了他们世界观的基础，作为有用的欺人之谈而竟成为政治宣传的手段。目前，用《20 世纪的神话和逻辑》(1965 年)一书的作者 M. 霍格赞克的话来说，哲学中一切理性的东西都“变成了神话式的东西”[222, 第 14 页]。现代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在虚构中寻求出路，同时痛苦地意识到这不过是虚构而已。

现在，资产阶级哲学家往往通过无法遏止的、永久地歪曲和分裂了人性的异化的形象来贬低人。尼采由于宣布放逐一切传统资产阶级价值而使道德沦丧，并从而为颂扬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开辟了道路。

到了 20 世纪中叶，反人道主义的人性观日益流行，人被看作一头受卑鄙的本能摆布的野兽，既不能认识真理，也不会有道德上

的进步,而是永远潜在地准备进行各种形式的侵略。不过,在法西斯被粉碎以后以及在目前,资产阶级哲学对异化范畴发生了尤为强烈的兴趣,这是由于过去所不曾有过的新情况:今天,反动哲学家力图将异化的人的形象强加于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而将资本主义大大加剧劳动异化及其派生形式的实际罪过无理地转嫁于社会主义。因此,各种“人类学”唯心主义便获得了日益广泛的传播,为反对“人类学”唯心主义而斗争是苏联哲学家的迫切任务之一。

此外,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不同流派还各自阐述了它所特有的反共论据。在这方面,宗教哲学最具特色。德、意法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粉碎以后,天主教和新教的哲学家们痛斥希特勒主义使人丧失了人性,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人们摒弃宗教的话(理性“消灭了上帝”之后,也消灭了自己),因此法西斯覆灭的根由乃是它对上帝所犯的“罪孽”。但是,使宗教哲学家感到不安的并不是“恢复理性”的任务,他们所需要的只是“恢复上帝”。于是他们大肆传播他们关于人性的说法,把人描述为有二重性的生物:人的精神部分向往上帝,并不需要改善尘世生活,而肉体部分则是“兽性的”,卑劣而充满了犯罪的诱惑。因此,人们尽管试图建成共产主义,可是除了可笑的漫画式的东西以外,根本不会有任何建树。存在主义者硬说,建成共产主义不会给人带来任何好处,因为它解决不了人生的“永恒问题”。然而存在主义哲学是把这些问题的理解得过于狭隘了,它倾向于一种庸人的观点,对于庸人来说,他个人短暂生存中的种种忧虑完全压倒了社会生活和社会斗争的任务和理想。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散布一种说法,认为20世纪的完全异化的、“片面发展的”人注定没有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至于新实证主义者,他们的反共观点,特别是K.波普所阐明的观点,其目的是借助于特殊的逻辑方法(关于原则上“可伪造性”的学说)否定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科学性,认

为它是“非科学的”。本书在论述新实证主义的有关章节中将说明，上述逻辑方法用在这里是完全不适当的。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反共特点，作为这种哲学敌视社会进步的极端表现，在哲学内部往往与摈弃哲学的历史进步思想相关联。他们号召复旧，号召折中主义地把以往的种种唯心主义体系的残余拼凑起来。现在，许多哲学上的伪革新者都深受下列口号的鼓舞：“回到康德去！”“回到黑格尔去！”“回到休谟去！”“回到托马斯·阿奎那去！”“回到柏拉图去！”这些纲领性的模仿口号中的第一个口号，几乎是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问世的同时提出的。

从上世纪中叶起，折中主义和模仿就是资产阶级哲学的特征。不过，它的这两个特点在帝国主义时代才表现得最为鲜明。自然，模仿不可能是绝对的。社会的发展向理论思维提出了新问题，并要求对旧问题作出新的解答，因此在意识形态斗争尖锐化和社会发展普遍加速的条件下，就需要有这样一些哲学观点，它们虽然极其倾向于过去的反动思想，却对问题采取某种新的态度，因而能够不无根据地以局部性的独创性自诩。胡塞尔、雅斯贝尔斯、波普、罗素、富科的观点就是如此。资产阶级哲学家反马克思主义斗争的逻辑，要求他们作某种程度的“改进”，而这又反过来加剧了斗争。显然，马克思主义者批判这些观点（现象学、存在主义、新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等等）的效果如何，取决于他们能否及时而彻底地解决上述观点在不同程度上触及的那些新问题。在这方面，列宁对经验批判主义的毁灭性的历史性批判是一个富于教益的典范。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在反对科学共产主义，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时所使用的武器，是淆惑视听、模棱两可的术语，有时是假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在发明似是而非的术语方面，成绩卓著的当推 M. 海德格尔）。于是在体系的外壳与其实际内容，或许可以说与释义学内容之间便出现了歧异，这种现象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中是罕见的。哲学语言“膨胀”了（语言实证主义尤

其如此),资产阶级哲学家力图使马克思主义术语也“膨胀”起来,同时把他们所歪曲了的个别马克思主义论点纳入自己的学说。资产阶级理论家们的学说今天受到修正主义者的特殊关注,是不足为奇的。修正主义者企图打着“改善”革命理论的旗号阉割革命理论,他们把它和资产阶级哲学结合起来,终究是要以资产阶级哲学偷换革命理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修正主义者曾为了上述目的而利用实证主义、马赫主义和新康德主义;到了20世纪中叶,他们的继承者又转而求助于人类学存在主义、新实证主义和现象学诸体系。马赫主义者曾宣扬似是而非的所谓感觉在世界观上的“中立性”,根据修正主义者在过去的《实践》杂志上的指引,同样似是而非的实践在世界观上的“中立性”便取代了前者。

但是,这些修正主义现象与资产阶级哲学本身的一些新过程有密切的关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日益广泛地化为社会现实的情况下,西方出现了资产阶级的假马克思主义,它成为越来越引人瞩目的哲理形式。50—6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在编造马克思主义哲学赝品方面特别成功,他们的学说由于具有一副假革命的面貌而成为既培植右的也培植“左”的修正主义的温床。哲学上的现代假马克思主义是逐渐形成的,这一过程始于20世纪的30年代,始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1932年发表之后,但是“回到青年马克思去!”这一新口号在当时还很少引起反响。60年代,这一潜惑视听的口号开始企求主导地位,而在1968年事件中,特别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实现了它的真正的反动政治使命。

同以往的数十年相比,资产阶级哲学和修正主义的关系在20世纪中叶起了质的变化。它们之间的关系正好“颠倒”了过来:过去,修正主义者向大学中的资产阶级传统思潮剽窃哲学,使之适应于在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方面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同时也就向资产阶级哲学家提供伪造马克思主义的样板以作为“交

换”；现在，修正主义者也致力于哲学领域了。不过，这种努力具有这样的性质，即将资产阶级哲学家差不多在同时为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作的一切移植过来。

资产阶级以其思想家为代表，对哲学家马克思不予理睬和讳莫如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他们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学说是现时代的一股强大力量，没有它这个时代便无法理解。因此，他们现在努力篡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使它“无害”于自己，使它“可以接受”甚至“有益”。最适合这一目的的，莫过于那种在哲学上“高尚化”的、披上了反资本主义和极端革命外衣的反共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向他们提供的理论体系便是这样的一种手段。正是这种理论成了“实践”集团的修正主义学说的基础。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而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空前增长的条件下，资产阶级的方针是，一方面进行“极左”的蛊惑宣传，给反共主义披上反资本主义的诱人外衣，一方面宣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趋同的思想。这些从意识形态上迷惑无产阶级和其他进步社会力量的手段，在哲学中得到了两个方面的“加强”：一方面是新黑格尔主义和彻底“否定的”哲学人类学的新变种，另一方面是“调和”的辩证法和起“整合”作用的结构主义。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反动性还表现在混淆彼此排斥的东西而使人丧失正确的观念。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代表人物通常否定进步与反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根本对立。同时，他们却以虚假的、臆造的对立来掩盖并代替这些真实的对立，例如：“左的”极端主义和反共主义；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批判”人道主义和结构主义；主观主义伪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哲学。他们鼓吹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人道主义与科学的不相容性，却掩盖实证主义所理解的“唯科学主义”与真正科学的宇宙观之间，以及存在主义的、“人类学的”伪“人道主义”与对人及其未来的真正信念之间的真实对立。

20世纪的某些资产阶级哲学家利用人的问题进行投机，并以原子弹和其他令人生畏的技术成就给人及其生存环境所带来的灾难以及道德蜕化和精神空虚等等为口实，公然攻击科学和科学技术进步，这种攻击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但是，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哲学家也从未象20世纪的新实证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那样，以代表科学的利益而极端自负。20世纪的自然科学不止一次地发生了变革，在这种种变革的基础上终于酿成了一场包罗万象的科学技术革命。新实在论者、批判实在论者，特别是新实证主义者，一再企图在此基础上建立“全新的”、以科学本身为“根据”的哲学体系。可是，一经检验，这些哲学体系却无一不是过去的唯心主义论调的又一个变种。而且耐人寻味的是，“唯科学主义者”和“人本主义者”对科学及其结构和职能的理解在很多方面是一样的。

目前正在发生的科学技术革命涉及各个不同的知识部门。亚原子物理学、天文学和遗传学的巨大成就，数理逻辑和符号学的迅速发展，信息论和控制论等新学科的建立，新发现在工程上的出色应用，如电子计算机、可控的亚原子反应和宇宙火箭——所有这一切，除了出色的实际成就，也带来了方法论上的新的难题。列宁指出：“反动的意向是科学的进步本身所产生的”[2，第18卷，第326页；译文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4页]。虽然人所共知，严肃的、善于思考的自然科学家摒弃了马赫主义[参阅同上书，第95页]，但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对物理学的数学化以及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古典力学所研究的物质属性之相对性的发现作出了及时的、哲学上正确的评价，而他们评价中的错误恰恰是马赫主义认识论所促成的。甚至A. 爱因斯坦也未能立即看出马赫学说的缺陷。在20世纪中期和下半叶，对最新科学发现的唯心主义曲解不一而足。国外许多深思熟虑的自然科学家现在倾向于承认辩证唯物主义的 correctness，但是，尚未摆脱唯心主义谬误的也不乏其人。因此，必须对现代“物理学”的、数

学的、语言学的和符号学的唯心主义的种种小学派作系统的、持之有据的批判，这种批判必须从彻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立场出发。

资产阶级的“科学哲学”不是一个统一的流派：它的代表人物有的象当初的 H. 彭加勒和 C. 波伊尔森，倾向于实证主义(P. 布里奇曼，J. 拉卡托斯)，有的倾向于一般的不可知论(P. 费耶阿本德)，有的倾向于自发唯物论和半不可知论的折中主义(T. 库恩，S. 图尔明)，还有的自称拥护非本体论的“应用唯理论”，即方法论上“合理的”或“技术性的”唯物主义(麦伊叶尔松、布伦斯维克、G. 巴歇拉尔、F. 冈谢特、J. 皮亚惹等人)。

在狭义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存在着很多各种小学派。形形色色唯心的“主义”层出不穷，尽管它们的大多数是非常短命的。但是在这方面，20世纪中叶却起了变化。

19世纪下半叶，几乎每一个哲学教授都认为，由他发明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内在论等的某一新变种，才能证明他是职业上的内行；而在20世纪20—30年代，如前所述，只有三个流派——新实证主义、存在主义和较早出现的新托马斯主义，明显地排挤了资产阶级思想市场上的竞争对手而占有首要地位。它们的优势延续了约20年，而且这个“三头同盟”的特点之一在于它的每一个参与者都表达了当代资产阶级庸人意识的一个侧面：在这些流派所特有的主导范畴“纯事实”、“彻底异化”和“宗教信仰”中反映了对直接知觉的偶像崇拜、普通人对帝国主义地狱的绝望、庸人对“上天”拯救的期待。

在20世纪中叶的30余年里，这三个“新古典”流派不得有所收敛，而将其部分影响让与现象学、新教宗教哲学和再次抬头的实用主义。一些小的唯心主义派别都或多或少地依附于这些主要的思维类型。但是，三个主要的、原来有极大影响的学派，其思想却陷入不断贬值的过程之中，经过理论批判和生活实践的严峻检

验,人们对这些思想的效用感到完全失望;新实证主义暴露了它的反科学性,存在主义面对时代的问题显得束手无策,而新托马斯主义尽管作了种种革新的努力,还是未能摆脱极端教条主义和陈腐过时的烙印。

60年代发生了新的力量组合:法兰克福社会哲学和结构主义登上了前台,前者继承了存在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的传统,后者则在与新实证主义的关系上起着类似的作用,这时新实证主义已经蜕化为不大明确的“分析哲学”。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法兰克福社会哲学和结构主义起着核心的作用,吸引着与它们有相似倾向性的学说,划分这些学说的根据是它们接近于 E. 弗洛姆、H. 马尔库塞、海森堡等人的“人本主义”,还是接近于 K. 列维-斯特劳斯、M. 富科、K. 波普、N. 卢曼等人的“唯科学主义”。这样的划分是对资产阶级思想家有利的,因为它使人不去注意哲学中阶级力量的实际分布,并且以两个阵营之间的热闹论战来迷惑读者和听众。但是,这种两极对立的作用毕竟已经完结了,于是彼此消解前嫌。总的来看,成分驳杂的情况并未消失,特别是由于存在着这样一些中间派别,如现代“科学哲学家” G. 巴歇拉尔、F. 冈谢特和 J. 皮亚惹的“新唯理论”[43],或 K. 刘易斯、W. 奎因和古德曼的“新实用主义”。在这些中间派别中,不同思想传统的代表人物极其短暂地相互接近起来。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不同体系使用同一个名称,造成了观点之间比实际上具有更大共同性的错觉,例如美国的和法国的人格主义之间,美国自然主义的不同分支之间都有这种情况。不同学派尽管共同作了团结起来的尝试,它们之间的分歧仍然存在。

面对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思想试图取得一致并实现“综合”的新阶段,在目前是同加达麦尔和芬克的释义学几乎广泛地成为西方一切现代哲学流派的方法这一情况相联系的。这些流派的代表人物彼此探索他们的哲学语言暗含的潜在意义,但是他们首先